

疫情無阻寫生癮 為寫實求索一生

楊奕 執筆甘如齋 畫中日月長



楊奕喜歡油麻地等仍存有色彩舊建築的街區。

對畫家而言，畫布是可以任由想像馳騁的無界原野，揮毫落墨是洶湧澎湃的交響樂；而於寫實派畫家，無論寫生風景還是人像，表現任何一格畫面都要謹遵背後融會貫通的法則，交響樂般的落筆也總有小夜曲似的收尾。在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校友會主席、國際當代畫家協會副會長楊奕的生活中，寫生已是任何外界變動都無法抹去的個人習慣，孜孜不倦地研習與探索寫實繪畫背後的奧秘，已然成為他畢生的追求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

楊奕（右）曾為太極師傅畫人像。受訪者供圖



楊奕以畫作記錄香港的變遷與消逝。

訪問當日，楊奕在上海街和永里里交界一家店舖屋簷下寫生。夏日炎炎，專注繪畫的楊奕周身卻縈繞着一股澄澈的涼意。他說近來總有驟雨，上海街店舖多，遇雨可找地方暫避，雨停再繼續畫。畫至正午，他便將顏料蓋上，畫具收好，自製的簡易畫架和未完成的畫作就隨意放在路邊，然後去附近的茶樓吃午餐。食畢，他再回到這裏來，一直畫至日暮時分，才收拾東西歸家。

世事跌宕「畫癮」難擋

楊奕師從寫實派畫家馬家寶學習油畫和水彩10餘年。後來為生活轉做工業原料生意，但對繪畫的興趣一直未減，至2000年退休，他便全情投入寫畫世界中。

往年，楊奕每年都會與十幾位畫友相約赴外地寫生，新西蘭、加拿大、法國、意大利，又或是順德、中山、海南島等地，時可長達數月。平時在香港，楊奕也有固定的寫生習慣：「禮拜二、三在旺角朋友的畫室畫，禮拜四在大會堂音樂廳畫人體，禮拜六、日我則和太太一起出門寫畫，很久了都是這樣。」

時下因疫情暫時去不了外地，畫友們也因年長不便總外出聚集，楊奕便開始獨自寫生。「疫情第二波時我有兩三個月未出門，後來稍微穩定我就日日出來寫，因為經常坐幾分鐘，寫到脖子有些勞損，停頓了一段時間，針灸整好返才又出來；之後第三波疫情，我就在家對着照片寫，有照片畫好過無得畫嘛，但始終更習慣『寫現場』，所以疫情好點我又出來。」對於寫生，楊奕總有種難耐的「癮」，他將其歸因於寫實繪畫中大量需要上下求索的奧秘，一旦將之視為追求，便不覺辛苦，而是興趣長存；又因為無論是寫生街景還是自然風光，有太多「轉瞬即逝」，要抓住某一刻的靈感與衝動、某個角度觸動人心的景觀，畫家要修煉的，是畢生的功力。而這功力不止在於手，更在於眼：「一個畫家一定要眼高過手，所以我堅持寫

畫十幾年，不光是為提煉寫畫技藝這樣簡單，更是鍛煉自己眼睛觀察的能力。」

畢生追求寫實的學問

楊奕習慣將寫生稱為「寫」，或許是「寫」字更注重那一筆一畫的堆疊累積，這是寫實派畫家最注重的功力。在各國飽覽名畫後，楊奕最敬重的還是自己的老師馬家寶：「我老師是筆筆見功，世界上那樣多名畫，寫景物可以寫得好似，但有好的細節是『抹』出來的，要『抹』得圓滑雖有一定難度，卻沒有『筆筆寫落』那樣難。」多年以來，楊奕一直記得香港美專校長陳海鷹的那句：「一個畫家若是追求寫實，一生90年都不夠用。」這一筆一畫，不止是畫家技法的展現，也是他們對於寫實藝術嚴謹追求的佐證。

楊奕寫畫不會經常換地方，往往在一個區域可以「駐地」很久。「之前在油麻地寫吃兩三年，轉去了鯉魚門，最近又回到這邊來。我選到構圖最靚的角度，就不會周圍去，『至靚』之處要寫很多次，每一次寫有每一次的要求。」他的習慣是上午的畫只在上午完成：「上午那張畫至正午，就不畫了，重新換一張，因為下午的光線和上午的光線是相反的。」他強調寫實繪畫「客觀」至關重要，落線、用筆、調色，沒有一樣不是以追求準確為目標。在教學生時，楊奕注重訓練他們的「寫生思維」：「將立體的景象投入腦內，再形成另一種立體狀態在紙上表現出來。點解有好多『抄』（臨摹）照片，寫到整張畫硬邦邦？因為他們沒有將照片上的平面影像轉化成立體的再畫出來。真正的寫生必須經過這樣複雜的變換過程。」他要求學生注重畫作的質量，而非數量，「不要『隔靴搔癢』地畫，而是『一針見血』地畫。」

寫畫多年，楊奕對於美的追求變得越發純粹，甚至絲毫不掩飾自己的「挑剔」：「有些人想請我畫像，我不幫他



楊奕（右）早前在鯉魚門與畫友一齊寫生。

畫，我說因為你『不入畫』，『形』看起來不是很明顯。」真正令他產生作畫慾望的，往往是那些有着渾然天成之美的人：街邊赤膊上身勞作、肋骨根根分明的長者；膚色光澤迷人、不施粉黛的女孩；髮色耀眼、漸變分明的金髮女郎……人體骨骼、肌肉、皮膚甚至毛髮的純粹之美，讓楊奕迷戀到目中別無他物。但這些「天然之美」在表現上往往也是最有難度的，楊奕笑稱：「就好像我太太話，你成日揀咁複雜嘅街景嚟畫做乜？我們寫畫的人，就是要找有挑戰的來畫，最難寫的來寫。」

畫下香港的變遷與消逝

某一時刻的景觀透過畫家的慧眼，再由筆尖落於畫布之上，某種意義上，這風景也達成了曼妙的永恒。城市的改變總是悄無聲息地發生，或許為大多數人所忽視，但對於以觀察為生命的畫家，任何一處風景的變遷或消逝，都牽動着他們的心弦。「油麻地好多舊樓都在逐漸

拆掉，重建裝修後的新建築往往沒那麼好看，尤其是顏色，太單調。」楊奕說，西洋畫者追求色彩和形態的豐富變化，不夠工整的建築更符合審美和創作的需要。國聯排樓房較多，建築物缺乏變化且都不會太高，所以在國外寫生，楊奕多擇風景而少選建築；唯有在香港，他才多畫街景。

這些香港日新月異的變化也讓他越發意識到以畫作記錄的重要，比起新街區，他更傾心深水埗北河街、油麻地上海街等仍存有彩色舊建築的地點。楊奕隨身帶着一張2015年在上海街完成的油畫作品：「有移居美國的畫友見到這幅畫，說勾起了他對香港的回憶，讓他想起以前的香港，很有親切感。所以現在寫街景，都是希望能將一些歷史保留下來。」偶爾他也懷念一些消失不再的舊風景——啟德機場停用前能望見獅子山山景的沙浦道，置富花園不存在時薄扶林牛奶公司的牛房……「好靚，畀家好多嘢都變遷了。」

藝術教育忽視基本功底 當今香港寫實人才難尋



在飲茶時，楊奕會在環保紙背面對着鄰座的陌生人速寫。

楊奕覺得比較遺憾的一件事，就是香港至今都沒有一間真正的美術院校。儘管各大高校有美術專業，但始終側重於理論而忽視了基本功訓練。有不少畫室開課，也是草草略過素描課程，便開始教色彩畫，或是絲毫不講授人體解剖學原理，便直接叫學生畫人像。楊奕認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很難培育出真正優秀的美術人才。「第一看構圖，第二是用筆，第三才是用色。」楊奕說，他跟隨馬家寶學習時，有時即便使用老師調好的顏色，還是難以畫出同樣的水平。「所以講寫實，有好多嘢要修煉，你用筆錯，顏色即便是對的，效果也達不到。」因此，楊奕訓練學生都是從素描練習開始，從一個蘋果，逐漸疊加各種靜物，再高階一些的學生，便帶去九龍公園、榕樹頭公園寫複雜盤錯的榕樹根，考驗他們的觀察能力和耐心，之後才開始間隔畫水彩，但素描練習仍不間斷。

愛惜有寫實天賦後輩

楊奕曾從事過數年的藝術教育事業，最高峰時學生近百人。他始終認為，要專心學畫必要「無先天之憂」，而如香港謀生不易，加之樓價高昂，生活壓力大，學習繪畫的年輕人便少之又少，能夠堅持下去的更是寥寥數幾。近年來他較少收徒，但遇到頗有繪畫天賦的學生，他都會毫無保留地教授，有時甚至免收學費，亦不拘泥於傳統上課的形式。「前陣有一個學生，我見她很有天賦，又肯界心機，後來因工作繁忙無時間來上課，我便對她說『年輕人以搵食為主，你還是以事業為重，得閒可以自己寫畫，再發給我看看』。有資質，絕不能浪費。」楊奕說，寫畫並不是一定要老師帶才可以寫，只要有創作衝動時，都應自己拿起筆。就像他平日偶爾飲茶，也會隨手在環保紙上速寫鄰桌的陌生人，他也要學生見到有什麼想畫，便自己畫下來，再把作品發給他點評。如此來回中，即便不面授，學生也會有所長進。

大山小調——山村小學教師楊昊的音樂實驗



楊昊指導學生練習吹奏口風琴。

「叮叮叮……」鈴聲響起，嚴田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們收好課本，拿出口風琴，熟練接上吹管，來到隔壁的音樂教室。音樂老師楊昊領着大家溫習教過的曲目，再逐一指導，矯正學生們的鍵盤手勢……這是楊昊教學課表上的固定課程，也是這所山村小學最受歡迎的課程。

2017年，27歲的楊昊作為特崗音樂老師來到嚴田小學任教。他至今還記得第一次進山：沿着蜿蜒的盤山公路，從江西萬載縣城開車一個多小時，才到高村鎮嚴田小學。全校9名任課老師，沒有一名專職音樂教師。父母外出務工，大部分學生成了留守兒童。本應是天性活潑、愛好廣泛的年紀，很多學生除了上課，基本沒什麼興趣愛好，一些學生還沉迷於玩手機。

為了填補音樂教育空白，楊昊開始思考引進一門樂器課程，他把這樣的想法告訴校長，一直想辦音樂教育的兩人一拍即合，「我當時就和校長商量，要在學校引入音樂特色教育，讓山裏孩子也能受到音樂的熏陶。」口風琴進入了他的視野，教學相對簡單，更重要的是，口風琴價格便宜，山裏的孩子都能買得起，最終兩人決定把易入門、好吹奏且價格便宜的口風琴作為孩子們的學習樂器。

稻田迴蕩口風琴聲

山裏的孩子幾乎沒學過任何音樂知識，楊昊開始從基本的樂理知識教起。在一次音樂課課堂上，他帶着口風琴走進了教室，在他的耐心教學和示範下，孩子們不僅逐漸掌握了基本音樂知識，而且一步步熱愛上了吹口風琴。「我當時感覺特別好玩，聲音好聽，像玩具一樣。每當吹奏出一段完整的音樂時，就像考了滿分一樣開心。」學生李嘉婷對「新玩具」愛不釋手，和她一樣，不少同學也立刻喜歡上了這門樂器。

每周，楊昊都會帶學生們去戶外一次，在稻田中邊走邊吹口風琴。經過一年多的學習，學校的孩子們逐步掌握了口風琴吹奏的技巧，2018年秋季，楊昊還組建了學校的第一支口風琴樂隊。校樂隊成立不久，縣裏舉辦素質教育成果展示，嚴田口風琴樂隊代表鎮裏參加。楊昊從樂隊裏選拔16名學生，組成嚴田小學參賽隊。2019年初，楊昊和校長領着學生來到縣文化大禮堂。上台前，這些從未出過遠門的學生有些緊張，而其實站在台下的楊昊更緊張。當一曲口風



楊昊帶着學生們在稻田中邊走邊吹口風琴。

琴版《國家》吹奏完後，現場響起熱烈掌聲，評委對演出給予了充分肯定。演出成功的消息在小山村引起轟動，許多家長紛紛開始鼓勵孩子學口風琴。看到時機成熟，楊昊和校長把口風琴教學在全校推廣開來。如今，下課鈴聲響起，悠揚的口風琴聲環繞整個校園，也迴蕩在這個偏遠山村。一個小小的口風琴，吹響了鄉村學校美育教育的序曲。

文、圖：新華社